

军事题材长篇小说

姚雪森 著

征程四部曲 [第一部]

易水河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姚当祯 著

征程四部曲 [第一部]
易水河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征程四部曲.易水河/姚雪森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153-2268-1

I. ①征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9477 号

特邀编辑: 杨忠义

责任编辑: 杜惠玲

封面设计: 李 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04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2.5

插 页: 1

字 数: 38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引 子

一条小河,从西而来,弯弯曲曲,穿山越岭,向东流去……

河面不宽,水也不大,在中国北方,在华北,在太行山,这条河实在算不了什么,但说出它的名字,却如雷贯耳,家喻户晓:易水,易水河!稍稍读过书的人都知道那两句千古绝唱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就会想起战国时期“荆轲刺秦王”的悲壮故事……

易水南岸不远处,静静坐落着一个村庄,不大,二百多户人家,就像那个年代那个地区的其他村子一样,看上去荒凉破旧,极为普通,不过,这个村子周围不断出土的一些陶器、铁器、青铜器以及西边不远处残存的土城墙和数十处土台子,还有那些破庙残碑,标志着它的古老和非凡。据考古专家们考证,这里是两千多年前燕下都遗址——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易县高陌村。

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目 录

引 子	/ 001
第一章 女老师被绑票	/ 001
第二章 赵玉昆和他的弟兄们	/ 020
第三章 北方的炮声	/ 039
第四章 易曙光偷枪	/ 059
第五章 赵玉昆起事	/ 079
第六章 “四征”	/ 100
第七章 南面冒出个七路军	/ 124
第八章 高里镇抗日军大发展	/ 136
第九章 赵玉昆视察部队	/ 151
第十章 龟田致信赵玉昆	/ 166
第十一章 “要娶媳妇到高部”	/ 175
第十二章 抗日军对日第一仗	/ 182
第十三章 夜杀沙朱之	/ 204
第十四章 李老二说媒	/ 216
第十五章 卢家庄风波	/ 225
第十六章 军官训练队	/ 237
第十七章 柳大海之死	/ 244
第十八章 西山行	/ 265
第十九章 消灭七路军	/ 279
第二十章 剧社来了四个女兵	/ 289
第二十一章 易曙光入党	/ 304
第二十二章 阴谋	/ 321
第二十三章 赵玉昆投敌	/ 334

第一章 女老师被绑票

1

公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——农历丙子年腊月二十一，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像腊月的寒风一样，很快就进入各家各户，弥漫在大街小巷，打破了高陌村的宁静。

大清早，太阳还没出来，易曙光爷爷在院中大声叫：“曙光，快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快起来，别睡懒觉了！”说着走进西房门，探头向炕上看了看，“小子，你们老师被绑票了！”他怕孩子听不懂，“就是被人家抢走啦，抢走啦！”

易曙光睡意蒙眬中，突然听说老师被抢走了，翻身跳起，急忙找自己的衣服。

曙光妈妈赶紧把衣服扔给他。

“妈，我们老师被抢走啦？”

“不要着急，粥、烧饼、咸菜都在锅台上。”妈妈一边把他的鞋提好一边说，“谁把你们老师抢走啦？我也是刚刚听你爷爷说的。”

曙光急忙喝了两口粥，拿着一块饼，一边吃一边跑出大门外。

高陌村除了像往常一样冒着炊烟，偶尔有鸡鸣狗叫以外，不宽的小街上突然人多了起来，男女老少，三个一群，两个一伙，互相探听，互相猜测，议论纷纷。

有三个老头正在窃窃私语，曙光跟在爷爷身后，凑上前去，为了听得清楚，他把头猛地钻进爷爷两条大腿中间。

一个白胡子老头说：“我看，准是易县警备队干的！”

一个戴着“三块瓦”皮帽的老头说：“你瞎说什么？易县警备队在咱这里抓个女的干什么？易县城里有很多窑姐儿。”他转头看了看周围，“我猜，易县县长叫各村修土围子，防范共产党，说不定是共产党干的。”

曙光爷爷插话：“不对，不对。都说有共产党，你们谁见过？北平、天津卫的

人见过共产党，他们打着小旗，领着很多人一边走一边喊打倒日本，打倒汉奸，说是游行，还往墙上贴标语。人家不干这事！”

“你老提醒了我，”又来了一个弯腰的老头，朝着曙光爷爷很肯定地说，“日本占了东三省，什么都抢，抢个女人是小事一桩。”

“日本兵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有人问道。

“我看呀，”曙光爷爷接着说，“这几年闹土匪，土匪总是围着有钱人转，特别是土老财——”

白胡子老头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轻声说：“别提土老财，他来了。”

姚老财来了。昨夜他的女儿被绑票，一夜没睡，眼红得像猴屁股，也是到街上打听消息的。他的女儿叫姚春风，二十一岁，在北平念完女子师范，被她的叔叔、村中小学校长安排在小学教书，人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能说会道，成了村里红人，家喻户晓，老年人夸奖她，男人们偷着看她，有三四个女人想讨好她，为她做媒，结果一桩也没说成，因此背后猜测议论就更多了。

因为姚老财在场，大家把话憋住，除了用同情的口吻说“你老受惊了”等几句客气话之外，不再多说什么。

易曙光爷爷怕姚老财听见，转过身去，凑近“三块瓦”，声音很低：“土匪看 he 有钱，在城里有店铺，平时又小气，要饭的到他家，他让两条狗咬走，一口剩饭都不给人家吃……”

“三块瓦”不停地点头，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越想越是这么回事。”扭身快步走了。

2

易曙光听爷爷这么说，又有几个老头赞同，觉得心里有了底，可以向同学们去说了，以显示显示自己，他直奔学校。

没想到，已经有四五位同学到校，正趴在一张桌子上也在议论昨晚老师被抢走的事。还没听人家说什么，易曙光就把两只小腿跪在长条凳上，使劲挤在两人之间，趴在桌子上，忙说：“我爷爷说是土匪抢的。”

王岚比曙光大两岁，用头碰了一下曙光，说：“我爹说是易州警察干的！”

姚春波向两人身上一趴，说：“刚才我叔叔说是日本汉奸干的，小日本占了我国东北，什么都抢，越是长得好看的女人越抢。咱们老师长得好看，又是女的，肯定是日本人抢的！”

孩子们最相信自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话，易曙光为了证明他爷爷说得

对,就大声说道:“姚老财有钱,土匪为了要钱才把老师抢去,不会错的。”

这几个同学光顾猜测争论,精力集中,不知道同学们陆续都来了,后来的同学有的站在凳子上,有的站在桌子上,有的趴在他们身后,有的想挤到前面,都想听到老师的消息,以致发生了拥挤,“砰”的一声,一条长凳断了,四五个人重重地翻滚在地下,围观的人哄堂大笑,教室里乱成一锅粥。

上课铃还没有响起,突然,校长推门进来了。平时学生们见了校长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,大家立刻安静下来,各自赶紧奔向自己的座位坐好,准备挨骂。易曙光被压在人群底下,不知校长进教室,大声喊:“我的头我的鼻子!”

校长脸色严肃,根本不看学生们一眼,背着手在黑板前来回踱步,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校长转过身来,站定,严肃地说:“你们是不是疯了?”用眼扫了扫大家,又围着通道走了一圈,“姚春风老师被绑架了,我非常难过,你们还胡闹!从今天开始,放寒假!我要想办法救你们老师去!”说完正想走出教室,又扭头厉声道,“谁压坏了桌椅谁负责修理!”“嘭”的一声把门关上,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去。

校长刚出门,教室里又活跃起来。姚春波想起刚才好像是易曙光推了自己,才从桌子上摔了下来,就使劲拧了一把易曙光的屁股。

“哎呀,你为什么拧我?”曙光冲着姚春波大叫着。

“你呀,”姚春波瞪着眼睛说,“谁让你刚才推我?”

“你瞎说,你怎么知道是我推的?”

一旁坐着的王岚站起来说:“我看到了,是你推的。你还蹿到身上往下压呢。算啦,咱们谁都不要埋怨啦,还是商量一下怎么救老师吧。”

“好!”姚春波站起来,显得老成的样子说,“咱们校长和衙门很熟,可能上告去了。”

“听说咱们校长和附近五六个村的校长都是同学。”王岚说,“他路子很广!”

“我想起来了,”姚春波说,“咱们那天做游戏,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找校长,有人说他姓李,你们想想是不是?我爸说他不像好人。”

“哎哟,骑自行车的不是好人!”众人附和着喊叫起来。

“咱们校长也骑自行车,他也不是好人?”

“我说的是那个姓李的。”姚春波说,“你们都看到过,个不高也不矮,白白的脸,他老是偷看咱们老师。”

“噉——还是回家问问爸爸爷爷去吧。”学生们整理完桌椅,夹起书包走出教室,放寒假了,多高兴啊,多自由啊,他们一路快跑,各奔自家,想尽快把校长

救老师和放寒假的事告诉家人。

3

校长姚老五从教室回到他那小小的办公室,使劲地拍拍自己的头,自言自语地说:“我怎么救春风呢?”他在办公桌旁坐下,双手托腮苦想,啊,对了,去找县警备队长,他会有办法的。啊,不行,打通关节需要钱。再说,到易州去这不成了告状吗?传出去,那些绑匪找我算账怎么办?不行!他下意识地摇摇头,突然想起曹家庄他的同学曹亦之校长,他为人正直,善交往,有学识,可是没听说过跟这些绿林草莽的人有来往,如果贸然提出,他可能还会觉得我认为他与土匪有来往,这可是对他的侮辱。这事需要慎重。蓦地,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,啊,想起来了,四个月前曹亦之说话时流露过,有个姓赵的找他写过状子,就是为这个行当犯案子坐大牢来找他的,就托他找姓赵的吧,说不定能帮上忙,碰一碰大运吧。主意已定,他围上围巾,戴上“一把抓”棉帽,急匆匆向村外走去。

晚上八点多钟,姚老五校长汗流满面地来到姚老财家。姚老财老婆正在炕上围着被子发愁,一见姚老五来了,又哭闹起来:“你来了,好呀,我正想和你算账!我闺女你一次又一次地劝她教书,什么为文化呀,为教育呀,招引得人家把闺女抢走啦。”说着又冲着姚老财,“还有你这个糟老头子,有几个臭钱就摆臭架子,为了每月一块钱,非要她当老师,这回可好了,鸡飞蛋打!你们俩要陪我闺女!哎呀呀,要是他们把我闺女糟蹋了,我可不活了!”说着就要往墙上撞去。

“大嫂,”姚校长走近炕边,“大嫂,我走了六十里路,找到搭救春风的路子了。老财兄,你别叫她哭闹了。”

姚老财跳上炕,抱着他老婆说:“别哭了,你哭死闹死春风也回不来。咱们听姚校长的。刚才我派春风哥按照他们(绑票者)指定的地点送去了二百块钱,再讲讲情争取赎回来。姚校长托的人也要来。”

“老财兄,老嫂子,春风的事我很痛心,我跑了一天走了六十里路,到曹家庄找到了曹先生,曹先生很热心,他叫我先回来,他找个人来家了解情况。”他停顿了片刻,压低声音说,“这事千万保密,要是声张出去了,对曹先生不好,对我不好,对直接帮忙救人的人更不好。”

忽然,门口传来狗叫声,两条大黑狗围住一个人汪汪叫着。姚老财把狗喝住,问道:“谁呀?”

“你是姚老财先生吗?”来人问道。

“是呀。您找谁?”

“我找您呀，啊，啊，还有姚校长。”

“啊，啊，对，对，我就是姚老财，姚校长也在，请进，请进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快进屋，好大的雪呀，啊，啊。”

他们一进到屋内，来人就主动地先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姓李，你们就叫我李老二吧。”转身对着姚校长，“咱们见过面，您忘了，去年夏天我给您送过曹先生的信。”又转向姚老财，“咱们不认识，不过我见过您闺女，她正给学生们上课，长得可俊啦。”他脱下大衣，摘下皮帽扔在炕上，接着说，“姚校长可能对你们说了，曹先生叫我千方百计救出小妹来。我是拿着脑袋做买卖，救出来救不出来，一传出去，衙门知道了就会联想姚校长、曹先生和我一定与土匪有联系，没有联系怎么会有路子救人？是吧？如果犯了案，我们都要坐牢。再者，找到一点线索，都要送这个。”他用左手手指做了一个圆形，意思是要送大洋。

姚老财理解李老二的意思，马上表态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刚才春风哥哥到他们指定的易水河桥北头送去了二百元，为了使春风不受罪。”

“啊，好哇！”李老二心想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钱自动就会往自己口袋流哇。他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他们要三百元赎金，我再疏通疏通就可以了。”随后低头沉思的样子，“打点关系，还得需要点钱啊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姚老财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儿媳妇，说：“那二百元，是把支付给做长活的二十五元和小孩子零花钱九块五都搭进去，才凑齐的，是否你再凑一些，为救你妹子嘛。”

李老二坐在炕头上，对着姚校长大声说——是为了给姚老财听的——“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子刮一样疼啊，我想早点走，赶快救人呀，这么俊俏的闺女，要是有个好歹，我怎么对得起曹先生和您姚校长呀？”

“不行，喝杯酒，暖暖身子。”姚校长说道。

其实，饭、酒、菜姚老财都已备好，他立即叫儿媳搬来炕桌，摆上碗筷，转身对老二说：“一定要喝几杯再走。”

李老二早就饿了：“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干咳了一声，“我听说昨天夜晚他们来了三个人，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姚老财忙说，“是三个人，一个大个子家伙拿着一支手枪，总是站在门口。”

“多高？”李老二问。

“比我高一头，一把抓的帽，套到脖子下。天太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”

“那两个呢？”

“一样的，都穿一身黑衣。他们进屋掀起我闺女的被子，催着说，快穿衣裳。

一个让穿新衣裳，一个说多穿点，天气冷。我闺女吓得哆嗦，她妈起来问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一个说，我们要带她走。她妈说，这可不行，一个上来一脚把她踹倒，拉下一床被子蒙在她头上，说：你再喊叫就崩了你！我出来赶忙问：你们是否想要钱？一个回答：是，是要钱。我问要多少钱，一个说三百大洋，不要纸钱，少一个不行。我说这个数太多，今天无论如何凑不齐，你们不要带我女儿走，等凑齐了给你们送去，行个好吧。说完我给他们跪下说，我姚老财说话算数。一个说：少废话，老滑头！一个跳上炕，把我女儿拉起来，说，你快穿衣裳！推搡着下了炕。我跪着向前爬了两步说：行行好吧，壮士，借钱、卖地，我会给的，不要滑头。靠近我的那个蒙面人猛地踢了我一脚，我倒在了墙根。他用手枪逼着我老婆从柜子里拿出准备过年穿的咖啡色棉衣、灰色棉裤，随后逼着我女儿穿好衣服，另一个从挂钩上取下两条毛巾，叫她把头蒙上，另一条使劲拉了拉，把女儿的双眼蒙上，其中一个对我说，老东西听着，限三天带三百块钱到易水河桥头北边赎人，少一块都不行。三天不交钱不赎人，就给她找个男人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另一个补充一句，就是回来，那时你就抱外孙啦。不一会儿他们就架着她出了门。”

李老二问道：“易水河桥头北边远吗？”

“不远，七八里路。”

听到这里，李老二有了数，他知道是谁干的。

姚老财儿媳把炕桌已经摆好，酒菜也已备齐，说：“快喝酒吧，热好啦。”转向李老二和姚校长，“我们住西房，听到这屋妈妈喊叫声，刚一出门，被站在门口的大汉一拳打在他哥胸部，他一倒，把我也砸倒了，用手枪逼着我们退回西屋，关上门，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出来啦。”

李老二脱鞋上炕，盘腿坐正座，他心想，我猜对了，那大汉肯定是柳大海，这小子干得不错。今天我老二运气来了，不但能弄到钱，还走桃花运，哈哈，两全其美。他仰脖喝了口酒，问道：“他们出门向哪个方向走了？”

“那个大个拿着手枪站在门口，不叫我们出门。”姚老财回答说，“把春风架出去大约一顿饭工夫，大个子对我说，老东西都记住了吧？我说记住了。他说，我现在就守在门口，谁要出去，或者嚷嚷，我就崩了谁！说着用枪点着我的脑袋，然后把门关死，我们谁也不敢出门，所以向哪个方向，我们不知道。”

吃完饭，李老二下炕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救人要紧。”

姚老财赶忙递上二十五元钱，说：“钱不多，还是儿媳妇垫的，先搭关系用吧，等您回来再重重酬谢。”

李老二走到门口，回头说道：“姚校长、姚叔叔，我的话千万记住，这事绝不

能声张出去。”

他心里美滋滋的，把二十五元钱塞进口袋，戴好大皮帽，穿好大衣，出了门直向南街走去，到村南一转弯沿村边转向东北方，怕有人跟踪他，这是他惯用的甩掉尾巴的伎俩。

4

大雪纷飞，风卷着雪花在地上打旋，树枝随风摇摆，发出吱吱的声响。河湾处一排三间的小草房被四方形的高低不一的破烂的围墙围着，虽然也有一座像样的大门，其实是个摆设，墙四面都可以轻易跳进去，东边一间小屋，透过昏黄的窗纸露出一光线，房顶烟囱中不时冒出一缕黑烟，证明屋内有人。

小屋里东墙根下凌乱地堆放着锄头、铁锹、镰刀等一些农具，西边锅台上放着一盏小油灯，锅盖上冒着热气，一张炕桌放在锅台前面，占去了全屋大部分地方，桌子上有几个破碗，还有刚刚喝剩下的酒，吃剩下的饺子凝固在一个盘子里，桌子正中放着一个四边卷起的粗布袋，里面装满了银元，白花花的银元在这个昏暗的小屋内格外刺眼。

靠近锅台坐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，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长方脸，浓眉大眼，怀里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。小姑娘很单薄瘦小，眼睛很大，嘴唇冻得发紫。汉子使劲地拉自己的上衣，想把孩子裹紧点，但还是露出两条细长的白腿；左边坐着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，胖乎乎的，低着头在想什么，时而看看桌子上的银元，时而斜睨一下坐在他右边的人，那人大约二十四五岁，身体健壮，头发粗直，有些呆头呆脑，有时理直气壮地挺直身子看看斜对面的胖子，有时又转过左边看看抱着孩子的汉子。——这是吵过架后的片刻的宁静。

女孩从她爸怀里伸出手，从布袋里抓出两颗银元，互相碰了一下，发出美妙的嗡嗡的声响：“爸爸，这是真的呀。”

大个子拿过女孩手中的银元，扔到布袋里，说：“我送你睡觉去。”

女孩蹬着小腿挣扎着：“我不去睡觉，我要看你们分钱。”

“小孩子，不要管这事。你妈一定等你等得着急了，走！”大个子说着拉了拉上衣，把孩子裹好走出屋门。大个子刚把门掩好，忽见从南墙跳进一个黑影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我听声音就知道你是大海老兄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老二兄！消息传得真快呀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么大的风雪。”大个子说。

“嘻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”老二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说，“这样的天气正好。对，这孩子就是小梅吧，这么大了还叫爸爸抱？”

“小梅，快叫叔叔好。”

大个子名叫柳大海，是个贫穷的农民，家里有个病老婆。三年前一个晚上，他为老婆到易县抓药回来，路过一片小树林，突然蹿出一个黑衣蒙面人，用手枪逼着他要钱，搜身时，柳大海凭着身高力大，又练过几个月武术，一下子把蒙面人摁倒在地，夺过他的手枪，教训了他一顿，经询问，他叫李善祥，外号李老二，铁路东高阳人，父母早亡，后来流浪到定兴县财主韩宝水家干活，韩宝水也是个土匪，他见李善祥手脚灵便，头脑机灵，办事利索，就经常带着他出去行动，对他越加信任和器重，后来又把他介绍给易县土匪头子赵玉昆认识，并作为他和赵玉昆的联络员……柳大海看着跪地求饶的李老二，心生恻隐之心，准备放他，李老二原以为柳大海会给他一枪，结果放他回去，他对柳大海万分感激，后来多次看望致谢，也曾拉他干过几次绑票、劫道，大海自知罪恶，都是瞒着妻子和孩子，今天，小梅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样一个叔叔，没有搭理。

“老二兄，我把小梅交给她妈。您来了好——啊，这样吧，先到东屋暖暖和去吧。”柳大海刚刚为分钱弄得心情烦躁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个李老二，心想，按着行里规矩，给赵爷的一份不能少，他来了还要分一份，这是规矩，得罪不起啊。他把小梅送到她妈屋里，让她好好睡觉。

柳大海陪着李老二前后脚走进黑暗的小东屋。

“哎呀，”李老二脱下大衣和帽子，挂在一个锄把上，咳嗽了一声，“香烟味儿，大蒜味儿，饺子味儿，煤油味儿，还有臭汗味儿，哈哈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趴草棵子的人闻惯了。”他明亮的眼睛看到了桌子上的钱袋，眼睛变得更大更亮了，双手挨着嘴哈了两口气，“哎哟”、“哎哟”地搓着双手，顺手提起一个小破凳子坐下。

“大牛，”柳大海招呼那个胖子，又叫另一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，“二虎，你们认识一下，”他眼睛转向破凳子，“这位就是我给你们常说起的李善祥兄，咱们的上头。”

李老二用眼瞟了一下柳大海：“不，不，还是按规矩说吧，我姓李，排行老二，咱们第一次见面，嗨，其实早知道你俩，以后你们就叫我李老二吧。”

两个年轻人没有搭理，只是看了看李老二。

老二并不在意：“哈哈，给我倒杯酒吧，再喝碗饺子汤，太冷！”

柳大海把一碗白酒送到老二手中。老二吹了吹上面的浮灰，一饮而尽：“柳老兄，我今天高兴啊！哈哈。”用眼瞟了瞟钱袋，“弟兄们干得不错嘛，快过年了，

有钱杀猪宰羊买鞭炮了。”

“两位兄弟都选了吉日，都想腊月办喜事。”柳大海介绍说，“都需要钱，为分钱吵得我饺子没有吃好，连酒也不喝了。唉——”说完叹了口气。

二虎气呼呼地站起来，看看柳大海和李老二，实际是冲着大牛说：“我比你大三四岁，除去上交份子和留给柳哥那一份，剩下的钱我先用，你再等下次吧，就是定兴卢家庄那个大财主卢瞪眼的妹妹，如果得手，不止是二百、三百大洋……”

李老二一惊，突然变脸，问：“大个，真有这事？”

柳大海点点头：“这两个兄弟忙乎了半个月了，去过五次踩点了，准备过了正月十五就动手。”

“大个，”李老二扭头看着二虎和大牛，严肃地说，“你俩也听着，立即停止！卢瞪眼是咱们的人，他家是咱们的点，咱们的窝！你们找错人啦，不能干！”

二虎一听，下次黄啦，更想先拿钱，就伸手去拿钱袋。

“慢着！刚才你还骂骂咧咧，拧着脖子瞪着眼跟我嚷嚷，这样吧，上头的李兄先拿，剩下的平分，或者听柳哥吩咐。”

“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！”二虎站起来双手比画着，“我为这事操劳了好几个月，盯梢儿送信。你妈屁的没能耐，跟着我的屁股转，姚老财家长工大眼盯着我们，差点砸了锅。”

柳大海看了看李老二，李老二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理解也没有插话。

两个人僵持着，二虎坐下伸手想摸钱袋。大牛双手使劲按住说：“要平分，平分！”

突然，二虎右手抄起桌上的擀面杖，猛打向大牛后脑勺。大牛身子向前一倾趴在桌子上，头歪在一碗剩饺子上，连动也没动。二虎以为大牛装死，说：“哈，你小子装死，装得倒很像，别给我来这套。”说罢，把擀面杖扔在桌子上。

昏暗的小屋里像没有人一样，死一般的沉寂，只有擀面杖在桌上沙沙的滚动声。

李老二站起来说：“打后脑危险。”绕过二虎拉拉大牛的手，又翻了翻眼皮，见嘴角鼻子流着黑红色的血，很惊奇，“他死了，真的死了。”手指着二虎，“你真狠，竟然下毒手！”

“下毒手怎样，不下毒手怎么弄到这么多钱？”二虎不在乎地理直气壮地顶撞李老二，“你们不是也对我们下毒手吗？”

老二看了看大海，一字一句地对二虎说：“你在高粱棵子里混了几天？这么横！还摆起架子来了。”

“啪！”二虎用擀面杖敲打了一下桌子，“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了，是你们叫我干的。”用凶狠的眼睛看着李老二，他看李老二个子不高，白净的脸，估计是个文雅的教书先生，老二如果要动手，也不是自己的对手。

他想错了，李老二动作极快，出手准确，右手拉起钱袋布口，猛地向上甩动，画个圆圈，发出呼呼声。二百银元是很重的，像铁锤一样，准确地砸在二虎头上，然后把钱袋呼啦啦扔在桌子上。

“柳兄，您怎么找了这么两个不听话的小子？干我们这一行的太危险了。”

二虎斜着倒在桌下，开始手哆嗦着，想拿东西似的，然后软绵绵地垂在胸前，右腿猛伸，全身软软地瘫在小凳下。

柳大海猛地站起来，摸摸二虎的头：“哎呀，头骨都砸进去了。”把手上的血在脚上擦了擦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李老二，“你下手真狠！”

“他妈的，气得我！”老二笑笑，“没想到钱这么重，像锤子。”

5

门开了。小梅穿着她妈的紫色棉袄，露着两条细腿，趿拉着她妈的三角鞋，很着急地说：“爸爸，我妈叫你们不要喝酒了，快睡觉去。”走到她爸跟前小声说，“吵得妈妈睡不着，这么冷的天，叫我跑一趟。”突然她发现两个人趴在桌下，“怎么两个叔叔都喝醉了？我告诉俺妈去。”

柳大海对妻子很好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对妻子说呢？只好骗小梅说：“回去吧，这两个叔叔都喝醉了。”小梅噤着嘴使劲关上门出去了。

柳大海流下了眼泪，伤心地哭泣着说：“咱们快救救他俩吧。”与李老二翻过两人的身体，压压腿，拽拽胳膊，摇动着头。

李老二说：“都不行啦。想办法灭迹吧。”

柳大海着急地说：“灭迹，灭迹，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父母？”狠狠瞪了老二一眼，“我们是拜了盟兄弟的，发过誓的，有难同当，我怎么向他们父母交代呀？”

老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干我们这一行，从来就没有交代这一说法。”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问，“他们是哪个村的？他爹妈知道吗？你们村里有人知道吗？”

“他们俩都是老实人，家里很穷。”柳大海心情沉重地说。

“我对这些话不想听。”李老二摇着头。

“他们家人都不知道，连小梅妈也不知道。”

李老二显得亲切的样子：“我就是想听这句话！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人命是小事，把你我露出来，也就把赵玉昆兄露出来了……我问你，枪使得怎样？我还给

你带来二十发子弹，闲时找个僻静处练习练习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脑袋掖在裤腰带上！”说着，从腰里摸出两排子弹交给柳大海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枪，咔的一声，子弹上膛，又从帽子里拿出一只破手套，套在枪口上，在二虎和大牛头上各打了一枪，枪声闷闷的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柳大海又惊又气地问。

“你老婆和小梅能听到声音吗？”说着一笑，“不能叫他俩再活过来，是为了保险。”

小梅突然推门又进来了，问：“妈妈问刚才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这屋多冷。”李老二笑嘻嘻说，“砍块木头烧火。丫头，你这个穷爸爸连件衣服都不给你买。”说着从口袋摸出两个银元，“闺女，这是叔叔给你的。”

小梅看了看爸爸，等着爸爸的决定。

“叔叔给你的，就收下吧，赶快回去吧，我和叔叔们早想睡觉了。”

小梅拿着两块钱，互相碰了一下，发出“嗡嗡”声，问爸爸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叔叔给的，还有假的？天这么冷，快回去！”

“好丫头，”李老二说，“好丫头，真聪明，真有心眼。”

小梅被爸爸推送出门。

6

“这钱怎么分？”李老二直截了当地说。柳大海心乱如麻，不知所措地说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摊份子，抽油的规定，一人一半。”李老二说，“我带一百元走，我可说清楚，这可不是我要的，咱们赵玉昆兄需要钱，他从易县大牢出来，买通了县长、警备队长、监狱长，上千大洋啊，都是各点各片弟兄们凑的，过年啦，大家都要来，能空手回去吗？一百元钱，小孩子压岁钱也不够啊。”

“噫——”柳大海长出了一口气，“我一块钱都不要了，他哥俩死得太可怜，我想偷着给他两家送去，了却这桩冤案。”

“什么？送到他们家去？人命关天，犯了案，坐牢砍头啊！”

“我真对不起他们哥俩，你还开枪，真狠毒。这真是人为财死啊。”柳大海说。

“无毒不丈夫，为了生存，你知道吗？”李老二说，“我给你说过，赵玉昆手下像你们这个‘点’，从涞水到定兴到满城，二三十个，劫道、绑票、明抢、暗夺，不毒管得了吗？去年八月，易县警备队、定兴警备队联合捉拿我们五天，在河南边一

个小庙里,比你这屋大一点,十三个弟兄闷了一整天,就是犯了案造成的,神仙保佑,我们躲过这一灾,如果被捉住,赵玉昆、我老二,头早就搬家了,不毒行吗?”

“你拿五十,行吗?”柳大海恳求地说。

“不行,我来你这儿不是瞎碰的,是姚校长托了曹先生,曹先生找了赵兄,你们绑架的是姚老财女儿,他家有一百多亩地,北平、天津还有商行,赵兄告诉我,看着曹先生面子,赎钱不能太多,兄弟们收点钱,不能白忙,不能犯案,不能露出来。当然要防万一,犯了案易州抓你,你就到定兴界内,定兴抓你,你就到徐水,还可以到铁路东边韩兄、卢兄家躲藏,赵兄会帮助你的。”李老二接着问,“姑娘在哪?我还要领她回去,她在哪里?”

“在村西一个破砖窑里。”

“冻不死吧?”

“还没来得及去看,裹着两条很厚的被子。”柳大海说,“好吧,我不再多要赎钱了。你要一百,剩下一百,我分给他们两家,我保证犯不了案,我柳大海准备洗手不干了。”

“好样的,够义气!赵兄、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。忠告你,不,警告你,洗手不干是不行的。实话告诉你,赵兄对想洗手不干的,心更狠,手更毒,为了生存,不得不毒,不得不狠,他怕犯案啊!”

“不要说了,我心乱得很。”

“我看出来了,这样吧,我带走一百元,我身上还有二十多元钱,给你留下,给你老婆治病,过个好年。那一百元随你支配,再告诉你一遍,犯案有人会收拾你,希望你记住我老二的话。”

“他们哥俩怎么办?”柳大海问。

“背出去,扔在河边。”

“河边?不行,人多,小孩子们溜冰,一伙一伙的,村西有个枯井。”

“好啊,你背一个,我背一个,快点干。”李老二从钱袋里一五一十地数着银元,“这一百二给你留下,口袋里这八十元我带走。”

柳大海把钱都扔在柴草边的墙角下。李老二把钱袋围在腰上。

柳大海扛上二虎尸体,李老二扛上大牛尸体,一直向西北飞奔。一片雪地,白茫茫的,风呼呼地刮着。李老二心想:“真他妈的,磨叽了一夜,如果天亮了,我怎么对付姚春风那个俊丫头?”

“枯井还远吗?”

“到了,就在前面,你看,前头雪地里的那个黑洞。”